

蒋增福 著

富春
聞見
錄

蒋增福



浙江人民出版社

富春闻见录

蒋增福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目录

| | |
|---|------|
| 序 | 郁风 1 |
|---|------|

鹤山茶话

| | |
|-------------------|----|
| 甲戌春节感怀 | 3 |
| 秋趣 | 8 |
| 老屋 | 11 |
| 江边 | 14 |
| 痛定思痛话长堤 | 17 |
| 苏东坡与富阳 | 19 |
| 寻觅弘一法师的足迹 | 24 |
| 没有跑完的接力赛 | |
| ——一九六〇年修撰《富阳县志》琐记 | 31 |
| 劫后余烬补史缺 | |
| ——一九六一年修志时一次座谈会记录 | 38 |

富春揽胜

| | |
|---------|----|
| 历史悠久的富阳 | 45 |
| 富饶美丽的富阳 | 48 |
| 富春渚 | 52 |
| 龙羊二奇泉 | 54 |
| 富阳严子陵钓台 | 57 |
| 龙门山 | 58 |
| 游亭山 | 61 |

| | |
|---------------|-----|
| 西岩山寻胜 | 64 |
| 初探叮当洞 | 68 |
| 游灵隐洞 | 71 |
| “画中游,游中画” | 75 |
| 鹤山观日出 | 79 |
| 龟川阁小记 | 83 |
| 也说天中山 | 88 |
| 再访白龙寺 | 91 |
| 游大奇山记 | 95 |
| 陪徐迟游富春 | 98 |
| 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 |
| ——也说大源经纬线科学公园 | 105 |

乡邑人物

| | |
|----------------|-----|
| 话说春江旧钓徒 | 115 |
| 瞻仰夏灵峰墓散记 | 122 |
| 金壬父先生传略 | 130 |
| 周大易先生传略 | 135 |
| 骆韞韬与他的《回忆实录》 | 139 |
| 敬悼岫云师 | 144 |
| 郁风回乡记 | 147 |
| 赵和松的故事 | 153 |
| 话说《当代老板》 | 156 |
| 老板们的“后台老板” | |
| ——记富阳县工商局局长何侠安 | 159 |
| 我所认识的骆四福 | 162 |

方物纪略

| | |
|--------|-----|
| 富阳土纸 | 169 |
| 富春江鲥鱼 | 181 |
| 富阳桑 | 183 |
| 富阳茶 | 185 |
| 龙羊白果 | 187 |
| 富阳栗子 | 189 |
| 富阳竹笋 | 191 |
| 东坞山豆腐皮 | 193 |
| 亭山白术 | 196 |
| 峡岭湖笔 | 198 |
| 竹制工艺品 | 200 |
| 三山紫竹 | 202 |
| 后记 | 204 |

序

富春江边的富阳城，城东有一座树木葱茏的鹤山，山上有我的老家改建的郁华、郁达夫烈士纪念馆和双烈亭，还有在文革中毁去最近又重建的我父亲的血衣冢。当然，还有从古时候就有的严子陵钓台和后来改建的春江第一楼与龟川阁。如今，这鹤山和沿江一带已成为杭州旅游风景区。

数十年来参与所有以上这些设施的建造和宣传的有一位土生土长的富阳人，名叫蒋增福。他曾任富阳广播局、文化局、县志办、县文联等单位的领导，熟悉所有富阳历史沿革和新建设的艰难运造过程。但是，他却自称为“半文盲”和“万金油”干部，就因为他没有读过大学。

就是这个“半文盲”，近十多年来写过不少文章发表在报刊，还出版过一本《富阳游》，颇得好评。现在将他历年来所写有关富春古迹、特产、人物和新貌等数十篇，集成《富春闻见录》出版，浙江人民出版社要我为此书写序，虽然是刚从南半球的澳洲飞到北京，许多杂事堆着，也乐于推开一小块空隙，让我的思绪暂时回到富春江边的故乡。

北京旧居存有一本八十年代出版的自己的散文集《我的故乡》，我重读了其中一九五六年写的《我的故乡》，一九六四年写的《还乡杂记》，还有一九七八年写的《画中游》，竟然像读别人的书一样新鲜，又像读陈年旧事一样的如同隔世。这才发

现岁月的飞逝。

美丽的富春江边的富阳，得天独厚的鱼米之乡，两千多年的历史兴衰，加上五十年代改天换地以来的几起几落，小小的富阳也同样刻划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喜怒哀乐。

我永远记得不到十岁时父亲教我念的诗：

富春江之鱼，富春山之茶，
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
采茶妇、捕鱼夫、官府拷掠无完肤。
昊天何不仁，此地亦何辜！
鱼何不生别县，茶何不产别都？
富春山，何时摧，富春江，何日枯？
山摧茶亦死，江枯鱼乃无。
呜呼！山难摧，江难枯，我民不可苏！

童年时只会背诵，不记得父亲是怎样讲解，当然我也不可能真正理解。直到后来自己写作时引用，才发现它是多么不平常的一首乐府，用反话表达愤懑，如此沉痛！据查当时明朝传下来的。当时富阳产最好的鱼最好的茶，都是官府征收急送京城的贡品。

我虽不是出生在富阳，童年时却每年都跟父母亲回到富阳祖母和曾祖母身边，也就是父亲三兄弟出生的老家，当时叫满舟弄。门前的小石板路不论晴雨总是湿的泥泞，因为人们都从江边挑水，满满的水桶总要沿路洒水在地上。弄口搭着草棚，像一排凉亭，一根粗毛竹横架在一排粪缸上，被人坐得光滑精亮。

一九五六年我独自第一次作为画家和记者回到富阳，满

怀兴奋地写下所见所闻，欣欣向荣的富阳，逐日寄稿给上海《文汇报》连载。一九六四年我用创作假期回家乡作画：共产风大锅饭和三年灾害的创伤刚刚过去，美丽的江边田野又在欣欣向荣。一九七八年写的《画中游》，是记录和叶浅予为完成他的《富春山居新图》长卷而同游富春江的。那又是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

一九九四年秋我又回到家乡，除了鹤山依旧苍翠，富阳城几乎变得不认识了，改革开放使它迈开了大步。《富春闻见录》会告诉读者这一切详情，包括它的历史、人物、掌故、重要文物。作者蒋增福应该是遍尝过富阳喜怒哀乐的知情人。

这不仅是一本导游书，也是更深层认识富春的知识书，希望它使读者更珍视一切美好事物和建设成就。

郁 风

一九九七年四月三日于北京

鹤山茶话

甲戌春节感怀

一

过春节，比较实际的界别是增岁添寿。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庶民百姓，人人均等。

甲戌狗年，是我的本命年。六十花甲子转满一轮，接下去的人生之路，复如儿时学步，将是蹒跚地朝着尽头走，越走越临终点。当然，也可谓之继续前进。前进的脚步声，有可望越来越清晰、铿锵。

不是有“老夫喜作黄昏颂”的欣慰么！

“又长了一岁！”孩子们自然高兴。老人们则在添寿之余，难免发点哀愁。小时候听大人们说：“小时吃苦不算苦，老来吃苦真叫苦。”人一上年纪，器官就一件件地失灵，耳聋眼花，行动不便。最担忧的恐怕莫过于穷。老来尤其穷不起。有的子孙不贤不孝，也许亦与“穷”字有关。过于穷困，子孙亦就孝不起来，老来有积蓄、产业或固定进账，即使子孙不孝顺，也用不着担愁。

二

所言前进的脚步声，前提是社会的前进，经济的发展。这

些年没有战祸，没有大灾，太太平平，人们以安居乐业为幸；建设成就日新月异，经济发展迅猛出奇，尽管会有心理不平衡的郁积，但老百姓普遍得到了实惠。

“老来愁”的阴影似有淡化的趋势。

富阳变化之快，为市民们所惊叹，新鲜事儿更是层出不穷，今年春节就与往年不一样：撤县设市，使古老的富春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开通程控电话，不必与接线员呕气，便能跟远在外地的友人们交流；道贺新年亦毋须出门和登门。尤为欣喜的是，大年夜零点钟声响起，似天地四方同时炸响的爆竹声，以及同时升腾的烟花光彩，明显减少了。

这也是时代的变化和进步。

三

如若选几个家庭稍稍透视一下，即便不乏喜中隐忧者，变化之大则是无疑的。

坦白地讲，平时我也发点哀怨：想当年，五十来元工资，能供养一家老小，如今夫妻俩月收入上千，过日子仍觉不宽裕。无非是说，物价涨得过快，币子贬值。我把自己归入“小员司”的行列，工薪阶层，极少“外快”（有点稿费）；为伍政界，生活属下中水平。要是平心而论，应当“知足常乐”！以过春节为例，物资年比一年丰裕，礼品档次年比一年升高，乃至分压岁钱，十元二十多元已是拿勿出手。作为步入老年，行将退休者，“管一代”的任务也算基本完成——有了丁丁、天天两个小外甥，小儿子也于去年结了婚。自己退了休还有养老金，又有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障，不存在“老来愁”。当然，人在世上总不免时与尴尬为伍，只不过因人而异，内容不同罢了。有道是，每个家庭都

有本难念的经，不可能时时顺心，事事如愿。去年办喜事，今年要购房，就得借债，就过得很长的紧日子。

要“续后”与“置产”么！

许多农民、居民家庭，想必都会有这种情况。只是我对底里知之不多。何况，现今许多家庭收支是不成比例的，明里暗里，混混沌沌。

四

杭州的一位朋友年前来电话说，他有位在上海的朋友想来杭州过年，准备陪他到富阳小住，吃几家轮供饭。还特意言明：务必要去乡下吃一餐正宗的农家饭，即是不务工不经商的地道农家。

城里人么，了解乡下民情，体验乡下生活，恐怕也是一番乐事。

正月初一起，先在我家用餐，一再称道菜肴丰盛，去两个女儿家吃轮供饭，所见旧房装新、新房“堂皇”，说是眼热煞了。兴致一上来，他们有了几分醉意，酒后吐真言：“你们三家都还缺乏代表性！”

“天老是下雨，你们真不走运！”我试探是否不去乡下？

“杭州、上海都是这种天气。”他们不想放弃农家饭。

“也好，烟雨富春江，别有情趣。”我只能这么说。

五

正月初三，冒雨去了富春江南岸我的老家，在从小一起读书、嬉耍、长我一岁的堂叔家用中餐。自己人又顺带拜年，不必

提前预告。只是这天一大早，我叔上山去收夹野猫的弓什了。婶子热情张罗。我一再言明，像对待一般拜年客那样就行，鱼肉鸡鸭可以不上，只需用柴火灶在铁锅煮饭，饭架上蒸两只散蛋，一碗芥干菜就行；又见园内有菊花菜，要她炒上一碗。

我叔过了十一点才回来。他满堆笑容，说今朝你们运气好。随手一倒网兜，三死两活，死而复生的黄鼠狼一溜烟逃上后山，经合力围歼才又抓回。嬉演这个“节目”，阴雨天也凭添几分生机！死兔当即开剥（活的要我带回），现炒。这野兔糟蹋豆麦作物，且美味佳肴，当食不让；黄鼠狼腥臭很少食用，又向以“给鸡拜年”臭名昭著，死有余辜；唯有那只原本活蹦乱跳的小松鼠，如今僵死眼前，有点可怜兮兮。

菜碗摆满一桌，吃得不剩的是我预料中的野兔肉、蒸鸡蛋、菊花菜，再就是芥腌菜炒冬笋和草包鸡。

“这是在富阳吃到最美的一餐。”我相信他们直话直说，说的是真话。因为我也经常在家里如此招待客人，乃至国外和港台友人。特别是在春暖花开季节，用马兰头、狼鸡头、野山笋、炒螺蛳和臭豆腐请吃，也都这般称道。

请饭的学问又增加了新的感受。当然，高级餐馆我也实在招待不起。

六

我叔现在是五口之家。因为两个女儿已经出嫁，大儿子也已成家分居。他家的主业是种好责任田，又在开荒地上多种杂粮、菜蔬，不但“家中有粮心里不慌”，还能常年饲养两头母猪和一些鸡鸭家禽，外加捕野味、鱼虾的些许副业收入。称不上富裕，日子倒也过得踏实。最感困难的是还要培养两个小儿

子,读完高中又得花本钱读高复班。他向我们发感叹:既想让他们跳出“农门”,也真不大负担得起。

这就是一户既不务工也不经商的地道农家的现状。

总之,居民也好,农家也好,都在变化,只是仍经不起“例外”支出,而抗衡天灾人祸的能力,则更加脆弱。

文无定法,相比之下,作家可以作些随心所欲的“探索”,我不知道这两位外地人是如何看待现今城乡变化的?

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五日

秋 趣

十月，是秋分满月的季节。是个用比较微妙的方式显示生命奇迹的季节。

尽管金菊达到盛开的巅峰，但整个大地上绿意盎然的盛日逐渐过去，树木开始露出了变化。这时，几乎所有的作物，一年的生长已经大功告成，另一年另一代的生长却已作好准备。

有道是秋收冬藏。果实已结好，稻谷已成熟，植物把它的将来寄希望于种子和根茎；昆虫则把它的明天收藏在卵里和蛹里，生命的冲动即将结束。即使黄昏的蟋蟀奏鸣曲，虽然热烈，也将消逝。这也是鸟类的度假时期，也许它们正在讨论未来的旅行？

可见，生命的奇迹依然存在，神秘的生长与复苏的胚胎已经藏在种子里。

大自然如此，人类活动更加多姿多彩！

这是个罕有的日子。

秋意在一个多雾的黎明悄悄溜来，天空清澈无云，晨曦有些耀眼，暖而不热，凉爽舒适，令人精神振奋。这一天，迎来了富阳历史上绝无前有的的一件庆典。独特而别具风采的庆典。

公元一千九百九十二年十月十八日十点十八分，杭州邻县的富春江畔，举行了“杭州富阳国际高尔夫球场破土典礼”。恰好这一天，又适逢党的十四大胜利闭幕。

我应邀参加了这千载难逢的时日。与往常不同的是，散发阵阵香气的请柬上，特别注明：“因考虑到现场停车场地限制，请于当日上午九时正在县府大门口上车进场”。近期，由县及乡（镇），“上挂”（挂牌开张）“下埋”（奠基）活动频频，一天间要赴几处者多的是，然而头头脑脑们弃小车去乘大车者，乃属个别而已。这令我想到，即使不受“场地限制”，此着也是妙棋：节省车油费用，可让众多的小车司机过个难得的礼拜天。这一天又正好是星期日。

请柬上告以“沿途有路标指示”，大车沿富春江下游驶去，在那黄子久作《大岭山图》的大岭山嘴一转弯，奇特的路标不单单令司机耀眼，印有“香港西湖休闲有限公司”和“杭州西湖高尔夫球场”字样的红黄蓝各色彩旗，分别插在新拓宽公路旁和那长满荆棘藤蔓的山边。几十米便有两面，迎风招展；几公里视线所及，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撞击在一起，煞是好看！

看到这些彩旗，联想到目前见诸报端的消息。说的是“休闲”公司建于西湖边的高尔夫球场，开张不久，问津不多。是人们观念跟不上，抑或是消费水平所不及？议论中同行的何君提议，过几天不妨去一道试试，打它几杆，究竟是什么滋味？而我则不敢响应。它那里也许场地过于狭小，只能象征性玩玩，行家过不了“瘾”，只好放弃“雅兴”。难怪这“休闲”公司的老板，要把脑筋动到宽旷的富春江畔来。这又令我想到了郁达夫的一句话：“看了富春江，西湖便不足道，只有瑞士的日内瓦湖差可仿佛。”何况这高尔夫球场建在黄公望画《富春山居图》的地方。

“破土”典礼的会场设在未来的国际高尔夫球场中心。操办者别具匠心，在宽旷的山坡上选一较为平坦地，略加平整——其实已经“破”过土了。面朝江，背青山，中间竖块偌大的